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施公案 第四二六回 尋惡寇莊主說原因 想逃生強人入死路

話說花熊見計全問馬虎鸞曾否留下，當下便答道：「昨夜三更時分，有一過路客人，因錯過宿頭；前來借宿，姓熊名如虎。因往南方作客，不料半途遇盜，劫去盤川。所幸不曾有傷性命，隻身逃脫，仍往南方，因貪趕路程，特來借宿一宵。小人所留的實係熊如虎，並無什麼馬虎鸞。長官，尚請容察。」賀人傑道：「還請問尊駕，這熊如虎約有多大年紀？他是個什麼樣面貌？身穿什麼衣服，請一一告知。」花熊又道：「此人年約三〇歲上下，也並不兇惡，似非強盜一流，身穿紫花布短襖，腳踏扳尖跟鞋。」話猶未完，賀人傑在旁說道：「不瞞貴莊主說，馬虎鸞所穿衣服，卻與此人一色無二。貴莊主所留的惟恐即繫馬虎鸞了。」花熊道：「長官幸勿多疑！小人還有一說，若謂此人即繫馬虎鸞，照長官所言，這馬虎鸞悍勇異常，以長官的武藝，尚未能就地擒獲，足見馬虎鸞本領過人。既然彼為刺客，豈有手無寸鐵便去行刺？二位長官倒不必錯疑了好人。」賀人傑道：「貴莊主有所不知，還有許多情節，容在下說明，便可知其詳細。」因將以上各節，細細說了一遍。花熊仍不肯信。計全道：「某有一法，與莊主說明。照莊主所說，昨夜留宿的實係姓熊名如虎，卻非馬虎鸞，在下亦不必與貴莊主深辯。好在此人現在房間，即請貴莊主將這熊如虎請出來，俾某等見一見。如果是熊如虎，某等萬不能難為他，且與他客禮相待；若果繫馬虎鸞，可請貴莊主助一臂之力，幫同拿獲。

俟某等回明施大人，定然酬報，何如呢？」花熊聽說這句話，心中想道：「他如此說法，倒也公平之至。我且去請他出來，他如果肯出來相見，便非馬虎鸞；若有疑難，一定是他了。此種大膽妄為的強人，咱又何必幫助。什麼酬報倒還小事，咱也可落得個聲名，是咱剛正不阿；一味相抗，不但無功，恐還有非。」主意已定，因答道：「長官所言，實係公平之至，小人當得允從。請二位長官稍待，小人去去就來。」說著起身就去。

再說馬虎鸞在廂房內，聽他們在外面講話，始則聽花熊堅不肯認，心中大喜；繼則聽計全說，要請他出去相見，心中就有些不悅；後來又聽得，花熊答應計全前來招呼，心中吃驚不小，暗道：「我若不出去，也由不得我自主；若出去，對面怎麼說？」正在左右為難，忽見那壁上掛著一口寶劍，心中大喜。隨即向壁上將那口寶劍取下來，拔劍在手，暗自說道：「咱得了這件兵器，如虎添翼，咱何不趁此就走？免得他來嚙嘛，反為不美。」想罷，就將窗格推開下來，正要縱身飛出，忽見花熊從房外走來說道：

「熊大哥，方才兩位官差，誤疑尊駕為馬虎鸞，經在下再三辯白，他等終不相信，欲請尊駕出去一見，分個真假是非。因此在下特來相請，前去一見何如？」馬虎鸞見此時欲去不能，忽然想道：「咱何不如此如此！也甚便當。」因道：「即如此說，咱便與莊主一行便了。」說著，花熊在前，馬虎鸞在後，一同出了廂房。花熊只以為果真前去，哪知他暗存詭計，走到院落中間，忽見他將身子一縮，兩足一蹬，飛上了屋簷。花熊見了，說聲：「不好！咱中了他的計了。」正要追上屋去，卻好計全、賀人傑二人在客廳內早瞧見，也就飛身出了大廳，一齊飛上屋面。這花熊趕著到兵器房內取了一把單刀，他卻不上屋，竟由大門趕了出去。計全、賀人傑二人上了屋面，馬虎鸞在前跑，計、賀二人在後追。正趕之間，卻好花熊又提刀出來，三人合在一處，並力追趕。

馬虎鸞是腳不貼地，捨命狂奔，一直奔莊口而去。不一刻出了莊口，只因心急，不辨腳下有物，忽被石塊一絆，登時跌倒在地。賀人傑一見，好生歡喜，因即大踏步趕上前去，滿擬一錘即要傷他的性命。哪知才趕到面前，馬虎鸞已從地下站起來，一見賀人傑趕到，而且手舞銅錘直往下打，此時卻不能再招架，於是趕著舉起那口寶劍，更不搭話，兩人就交起手來。

馬虎鸞一面與人傑交手，一面留神防備計全、花熊二人前來助戰。只見他遮攔隔架得手，還劍毫無破綻。人傑殺得興起，也就飛舞銅錘奮力死戰。二人正在殺得我要你死、你不許我活的時節，計全、花熊二人飛趕到，又復舞雙刀如旋風般砍到。馬虎鸞見來勢兇惡，心中暗道：「若與他三人死戰，我必不免予難，不如還是逃走。」主意已定，望著賀人傑虛擊一劍，復又撒腿便跑。人傑、計全、花熊三人，見他又逃脫，哪裡肯捨，仍合力緊緊趕去。

馬虎鸞腿法輕快，不一刻已走下〇餘里，人傑等三人，再也趕他不上。又趕了一回，只見馬虎鸞在前，終是可望而不可及，三人好生著急，只見花熊笑道：「該死的賊囚，跑入死路去了。」計全不知所以，因問道：「莊主何以說道他跑入死路？」

實是不解，敢請詳告。」花熊道：「前面有兩條路：向西北一條路，是通京大路；東南一條路，就是殷家堡的後路。要走入此路，不過五六里寬闊地面，其餘皆是九彎〇八曲，路徑不熟的人，萬萬不能進去。為什麼呢？只殷家堡新近設了防備，凡遇有面生可疑之人，只要進了這條路，都要將他拿住，送到殷龍那裡，細問一番。如果實非歹人，當即著人將他送出；若審出有什麼不妥之處，他也不私設刑法，就隨時送交地方官懲辦。

這條路上，固然是九彎〇八曲，卻又一里一個分寨，每寨設五個人防備。不論他是何人，只要進去，斷不能出來的；若是熟人，外有暗號，說出就沒事了。咱所以說跑入死路去，就這緣故。咱們也可不必急急去，好在他已上了我們的牢籠，遲早終要將他捉住。而況有人給咱們代捉，咱們也可稍息氣力了。小人與殷龍是姑表兄弟，只要他捉住了，咱們去他家要過來便了。」

計全聽說他與殷龍有親，便大喜道：「原來莊主與殷老英雄是至戚，某等實在不知，多多得罪。如此說來，咱們又是自家人了！」

花熊見計全如此說法，也不知所以然，因急問道：「莫非長官與殷兄長有什麼瓜葛麼？」計全道：「在下與殷老英雄並無瓜葛。我這位賀賢姪，卻是殷老英雄的駙馬。前者殷家堡誤劫餉銀，後來奉大人之命征討殷家堡，彼此相持有一個多月，還是朱光祖聽見這個消息，由他出來和解。後殷老英雄請朱光祖作伐，將賽花小姐匹配我們這位賀賢姪。如此說來，莊主還是我們賀賢姪的表叔岳了。真是奇遇。」花熊聽說，更是樂不可支。畢竟馬虎鸞如何被擒，且看下回分解。